



# 板谷子了!

李永明 李安君 文/图

又是一年水稻收割季,在汉滨区月河流域一带,金黄的稻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点点亮光,丰收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月河流域是安康的水稻主产区,素有安康西路坝“鱼米之乡”的美誉,盛产的大米享誉省内外。传统的水稻收割,一般四人一组,木质板桶,竹席围着三面,顶部用白纱布盖住,板桶里放进一个“筛子”,打谷人手里都捧着一把把稻子,开始在“筛子”上面打谷子,打谷谷穗是有节奏的劳动操作,热闹有序。

稻子收割回来后,还得在晒场晾晒几日,最后才加工出香喷喷的米来。月河流域的大米软糯耐嚼,成为生活中的主粮。现如今,种植水稻的人越来越少了,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还在继续种植,这些人眷恋着农村的传统作物,深爱着脚下的黄土地,稻香是他们心里永不磨灭的情怀。



# 魁星街

牛谦才

魁星街——奎星街。两种称法作为街口标牌,都曾用过。百姓却习惯称魁星街。三种称法都规范,不讹不误。

中国古代的星象家把太阳和月亮经过的天区称作“黄道”,黄道中的星宿分为二十八个星座,也叫“二十八宿”,又按东南西北把二十八宿分为左(东)青龙,右(西)白虎,上(南)朱雀,下(北)玄武四组,每组七个星宿。西方白虎七星宿总称奎星,奎星街始于新城西正街中段,属准奎星宿位,故称奎星街。

古人认为奎星是既主人间风雨,又主文运的神,这就更为人们所崇拜。清代学者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说:“今人所奉魁星,不知始自何年,以奎为文之府,故立庙祀之。乃不能像奎,而改奎为魁,又不能像魁,而取之字形,为鬼举足而起其斗”。这大概是因奎而魁的缘故。

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者称作魁。乡试举人第一名称解元,也称魁解,进士第一名称状元,也称魁甲。酒令中的“五经魁首”源自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每经所考的头一名,即“经魁”。西方白虎七宿神君的奎宿为第一宿神,奎也有第一的涵义,“魁”与“奎”既同音,又同义,称魁星街或奎星街不存在什么异议。

老百姓往往习惯口语化的直义喊法,因为街口形象性建筑魁星楼是最直观的实体物象,直呼魁星街比较顺口,大众化的称谓延续至今,并未因魁星楼被拆毁而改变。

魁星楼被拆毁时间并不长,1996年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住宅楼才被偷偷拆掉,所以今天20多岁的人都还记忆犹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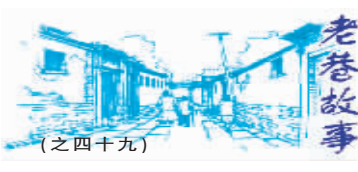
魁星楼是明万历年建新城时的早期建筑。东南西北城门及魁星楼所处位置按五行对应,东为甲寅卯木德星君,南为丙丁巳午火德星君,西为庚申辛酉金德星君,北为壬子癸丑水德星君,中为戊己土德星君,魁星偏西代表中土,金木水火土,五行无一不缺,是古时建城的基本要素。魁星楼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。

魁星楼共三层,层与层之间不设楼板,也就自然不存在楼梯,楼成正方形,内四柱通顶,底层四周有内廊,对称进深5.2米,楼总高12米,屋面四坡水。在新城的旧建筑中,其高度还是数一数二的,屋面四坡中心是圆球,代表奎星,四条脊有象征皇权的龙爪。

魁星楼一是象征星宿方位,企风调雨顺,颂国泰民安;二是鼓励学子心怀大志,奋斗进取,争取“魁星点斗,金榜题名”,报效国家。因“魁”有鬼抢“斗”之意,所以魁星的形象既不文,也不雅,楼内供奉的魁星点斗画像是:一个瘦猴似的人(鬼),右手握笔,左手持墨,一脚脚翘起托着“斗”,另一支脚立于鳌。传说他那支笔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子的名字,一旦点中,文运官运与之俱来,如果考中进士就要在皇宫正殿下恭迎皇榜。若考中头名(状元)才有资格站在鳌头之上。“魁星点斗,独占鳌头”即来源于此。乡试举人头一名(解元)是被安排在当地魁星楼接榜。新城举人张补山于道光元年(1821)辛巳科中解元,即在魁星楼接榜,但他授业时间最长的启蒙老师刘龙门(岁贡),虽祖居魁星街,却屡试不第,无缘在此接榜,可谓: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时也,运也,命也,一言难尽也。

魁星街与文运文气似乎结缘甚少,倒是与武很有渊源。街西十几亩地为清军屯兵驻防右营,街南为中营,两营驻兵千人。通往右营马巷道在内,皆为魁星街范围。其中右营为重中之重,习武练兵常年不辍。清末,魁星街老户朱奉彪、谭金龙、刘吉剑(又名刘四呱子)于右营任教习,他们都是武术世家出身,马上步下,长拳短打,无一不精,飞檐走壁亦不在话下。同盟会会员刘锡五于1912年(即刘吉剑二哥)被清军围堵于魁星街,就被刘吉剑等人靠登鳌踩瓦轻功带出重围,趁夜逃走转途于上海与于右任会面。

既然马巷道属魁星街范围,有必要将其来历作个交代,以正本清源。新城在清光绪年前,除了西正街有习武箭道外,还有四条练习骑术的马巷道。东至北,北至西,西至南沿内城墙根,各有一条马巷道,南至东因地势原因未设,这第四条马巷道就是从西正街通往右营的马巷道。它与人群居所的街和巷均无关系。右营作为官员巡视的重点,官员到右营巡视或检阅,从不坐轿,而是骑马从马巷道径直入营。这里也没有住过马姓老户,所以现在把这条新住人的巷硬是添上一个“家”字,称为“马家巷道”是想当然的错误,实在令人费解,即或是一种无知或疏忽所致,但后果是失去了原汁原味的历史面目和文化韵味。



# 最爱这方山水

冯小平

是缓解司机朋友的驾驶疲劳。

继续行进,再次触动我心的是巍峨的秦岭山峰。华山我没去过,但是从不同平台上也见到过它的险峻,秦岭山峰的巍峨也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初见。到过陕北的人都知道,陕北的山都像崩,坡度也比较缓,基本上上山都是有车路的,而秦岭的山峰是如此的陡峭、挺拔、尖锐,有的半山腰也会漏出洁白的石头,颇有点华山的险。

经过汉江大桥,一条滔滔大江出现在眼前,那就是我朝思暮想的汉江。它是长江的最大支流,汉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富,生态环境优越。汉水不仅滋养了汉水流域,也润泽了汉民族和华夏大地,是我们国家的根脉所在,汉水富饶着一方百姓。

到安康要从事的是水利工作,和水相关的一切自然就印到了我的心上。以往,对水利工作的认识很浅薄,似乎就是修河堤防洪水保供水这么简单,但是身临其境才懂得什么叫水利,怎么干水利。我们主要从事农村水利工作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,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,生活生产用水的统筹保障,组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,指导监督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和水土保持及其监督管理等工作,是功在当代,利在千秋的惠民事业。近年来,汉滨水利不断加强行业监管,补齐工程短板,使全区水利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,防洪保安、抗旱灌溉、库区移民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水土保持、水资源管理等工作,亮点闪烁,为汉滨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水利支撑。就拿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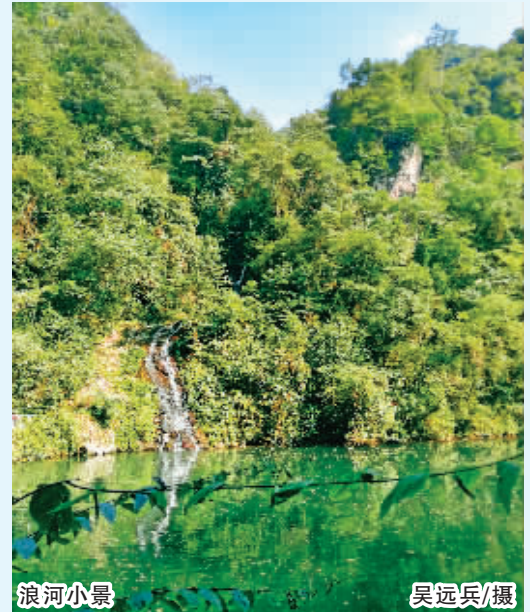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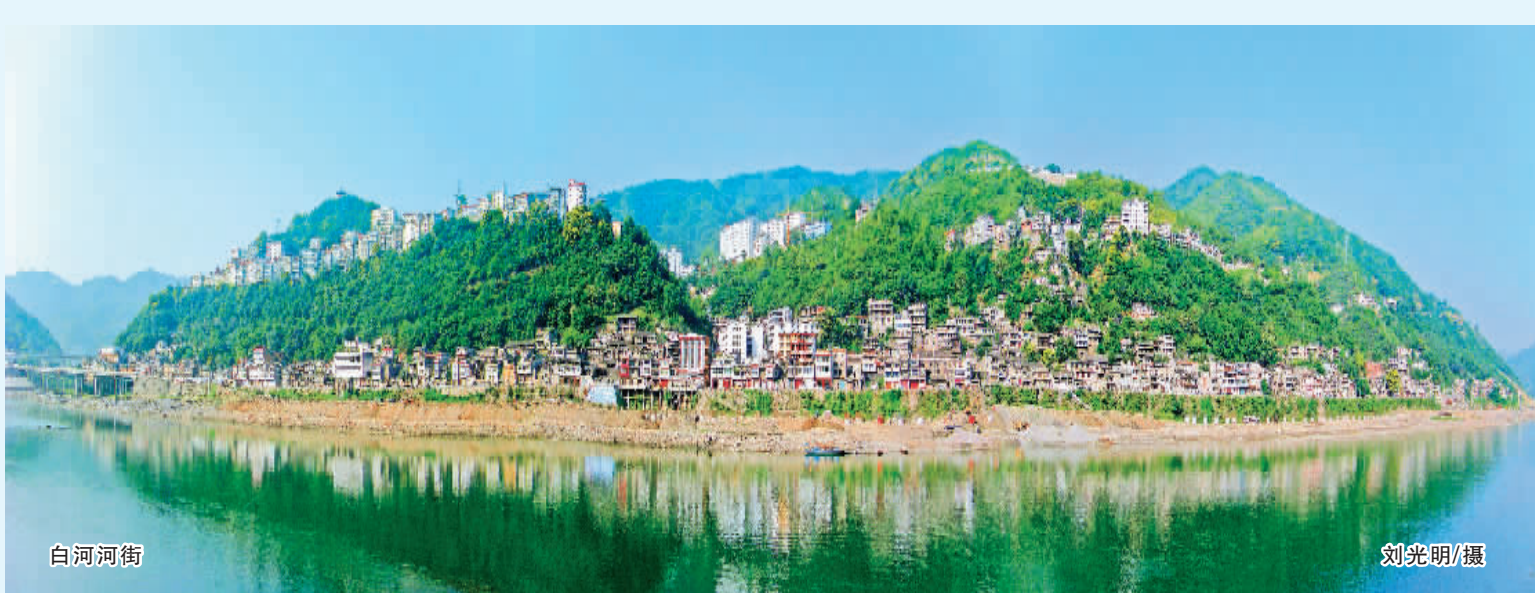
村安全饮水工作来讲,汉滨区近4年来累计投资农村饮水安全建设资金5.53亿元,新建饮水工程415处1282个工程点,解决饮水困难人口28.18万人。截至2020年3月,共有农村饮水工程5503处,供水人口78.85万人,全区常住农户饮水安全全部解决,饮水安全达标率从“十二五”末的75%提高到100%,自来水入户率从“十二五”末的68%提高到100%。纵观汉滨区的历史,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了不起的成就。提到这样的成就,每个水利人都是发自内心的骄傲和自豪!

到安康上班已经第五个年头了,我已经习惯了安康的生活,爱上了这座山有水的城市,完全融入了汉滨水利这个大家庭。汉滨人的憨厚与朴实,朋友同事的关心与爱护,让我有了更强的归属感。我愿为汉滨水利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,让水利建设结出更丰硕的果实。



# 「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」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公路在大山之间穿行,小河在路边浅吟低唱。两山之间越来越狭窄,形成了一道山门。穿过“山门”,豁然开朗,眼前突然闯进了一片宽阔的坝子,让我不禁想起了《桃花源记》中“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的句子。这片坝子,就是石泉县后柳镇的古村落黄村坝,它如一位深藏不露的隐士,吸引着我们前行的脚步。

一下车,我便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那棵“网红树”——千年古银杏树。但见农舍一侧,一棵高大的银杏树直插苍穹,高高耸立。我们拾级而上,一边仰视,一边仰拍,虔诚地向这棵有着1400多年树龄(据县志记载)的古树行注目礼。我想用双手去丈量一下树径,旁边一村民见了说:“别量了,这棵树要八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围呢,它已经有1000多岁了,村民们把它敬为树神,村里还有好几棵大银杏树呢。”树干最下部一段已成空心,而树干依然高大挺拔,直耸云天,粗大的树枝好像一只大手热情地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。若是霜降前后,村子里的银杏树叶被秋霜染黄,片片金黄点缀着古朴的村子,宛如一幅油画,画里,写满了岁月静好,宁静祥和。

正是秋收秋种时节,田野里到处可见辛勤劳作的人们。他们以户为单位,三三两两,各自干着各自的活。兴致来时,有人对唱起了山歌,山鸣谷应,久久回荡,情趣盎然。放眼整个坝子,最美的是金色的田野,稻子黄了,这里一片,那里一块,像是村民随意晾在户外的黄地毯。村民收割水稻仍然沿着最传统的方式,女人负责割稻,男人负责脱粒。传统的“打谷机”前,男人们你扬我落,你落我扬,极有规律和节奏感,只需几下,金黄的稻粒纷纷被摔打到拌桶里。这难得一见的农耕场景,诱惑得人们纷纷拿出了相机和手机,拍下这难得的画面。

中坝河如一条玉带从村中飘过,水源出自三个叫做“龙洞”的泉眼——青龙洞、黄龙洞和麻龙洞。泉水清冽,汨汨流淌,成珠,成瀑,成线,生机勃勃,动感十足。“三泉”之水,天旱不涸,雨涝不溢,永远慷慨地滋养着村子。农家院子毫无章法地散落在村子里,或土墙青瓦,炊烟袅袅;或瓷砖贴面,红瓦盖顶。墙上挂着几串金黄的玉米或火红的辣椒,如同美人的辫子一样招人喜爱。见有人来,花狗率先叫了起来,主人闻声而出,轰走了狗儿,极憨厚地一笑。片刻,主人一手提着两把小木椅,另一只手端着一盘新鲜板栗出来了。他一边邀请我们品尝板栗,一边和我们闲聊家常,彼此之间仿佛是老熟人一般,毫无陌生成感和戒备心。日头西斜,我们起身告辞,主人却一再挽留我们吃了午饭再走。这让我想起了《桃花源记》中“便要还家,设酒杀鸡作食”的句子,真是让人感慨不已。

与陶公笔下的桃花源不同的是,如今,黄村坝方圆数十公里内,已有多家知名的景区景点。黄村坝虽未整体开发,但它的古朴和幽静,仍然磁石般地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前去寻古探幽。有人在此发现了商机,在坝子上建起了自驾游营地、特色民宿、农家乐等。高端大气的房车、各色各样的小车,南腔北调的游客,给寂静的黄村坝平添了生机,注入了活力。

离开黄村坝时,我不由心生感慨:黄村坝村民视树为神,才有了今日的古木参天,气象古雅;将泉眼敬为“龙洞”,才有了今日的清流潺潺,永不干涸。这些,都得益于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对环境的爱护和对自然的敬畏,这正是黄村坝对世人的启发。

生活写意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

(策划:吴平 组稿:汪学政 卜一兵)